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时光变化的趣味

昨夜去听王健拉琴,与阿什肯纳齐合作德沃夏克。第一次见到王健的脸是在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片子里,他小小一个人坐在大提琴后面,露出一张诚恳而悲愁的小脸,黑发笔直,音乐从他细小却有力的手指上流泻而出,好像这孩子极为诗意的内心被扒开一条疼痛的小口子。如今再见,除了手指变得细长有力,其他如旧。德沃夏克也一如从前的优美,好像满怀的诗意从新鲜的伤口里疼痛地汩汩流出来。

上一次听它,是在一张文化大革命中劫后余生的黑胶唱片上,烧毁黑胶唱片那奇臭的乌烟袅袅萦绕,妈满满一箱子唱片,只几张,夹在床板背面的横档上留了下来。从前爸说过看时光变化的趣味,昨夜在音乐里,似乎有点明白了。

我想那是由于有了多年前的阅历做底子,能看懂更多的事,感受它的沧桑,对时光的流逝有了一点感动。那大概是一种有了阅历才能有的醇厚的情感吧,从心里慢慢涨起来,似乎也有点感恩。那支曲子真的多年未听到了,但还能在深深的记忆中共鸣,自己的记忆就成了一个共鸣箱。

叶子从美国回来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病症的母亲,她惊奇地发现母亲见了女儿竟然叫她“妹妹”。

刘敏

无论女儿怎么叫她她都认不出是谁。这让小小离家老大回的叶子倍感伤心。

可是母亲在失忆的时候,又做出了让叶子难以置信的事情。

母亲不认识侍候她的女儿,却清晰记得儿子的名字。在母亲失去记忆后,同是父母亲生的一儿一女,母亲不认识女儿,经常呼喊儿子的名字。最让人不解的是母亲每次用餐的时候,都让保姆放上一双筷子,碗里装满饭菜给她儿子留着。如果不摆放,她就会绝食。

这样的事让叶子大惑不解。女儿不想浪费试图阻止,保姆出来说那可使不得啊。不信你试试,她会丧命的。

那天做了红烧肉,叶子故意把空碗放在餐桌上,没想到母亲真的身子一歪倒在床上闭双眼不吃不喝了。吓得女儿忙把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盛好摆在她面前,这才让她起身吃饭。

叶子问保姆这样的事有多久了,保姆说半年前自从她患了老年痴呆开始有这样的要求了。而且是一日三餐,每餐都要这样做。只要是她吃饭的时候,就一定要有儿子的饭吃。

叶子实在想不通母亲究竟为什么会这样?

她猜想会有几种可能。比如母亲把哥哥当成了父亲。因为在叶子的记忆中,母亲一生和父亲相爱,父亲早逝,于是她把哥哥当成了梦中的丈夫对待。还有一种可能,她骨子里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在她潜意识中偏爱儿子。再有一种可能是儿子远走异国他乡,多年不归,她心里想念儿子。

虽然种种猜测都让叶子对母亲充满了理解。但是作为女儿心中不免也有忧伤。她每天守候在母亲身边,母亲的一条腿瘫痪,行动不便,大小便经常失禁,她给母亲洗澡擦身这些她都能够耐心去

难得睡了个懒觉,十一点才下楼出门。觉睡好了,身子和脑子格外轻快。还有,这地面湿漉漉的,到马路中间又泛了白,就像宣纸上渐变的墨韵。老辈人都说,有点小雨好,水带财。我突然感觉身子暖烘烘的,下意识地脱下厚厚的风衣,迎面的风调皮且温顺,噫!这就是如沐春风。

在上海的严冬竟然沐浴春风。我窃喜自己好福气!七宝老街一旁的四合院里,三楼有我的“有万意”书房。大多数时间,我在那里倚着身子划拉着艰涩的文字。说实话,我打心底想靠文字获得尊严,做起来却那么难。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,我会高兴得半夜睡不着,像一个孩子,收到了梦寐以求的玩具。

老街不大,却是城隍庙之外,上海人人向往的大景点。上海有那么多的人,随手舀了一勺子灌进去,老街就天人如潮涌,热闹非凡了。四合院与老街虽然仅一墙之隔,可我好久没有去了。没去的理由挺幼稚,原先里头有一家卖大串冰糖葫芦的,烦劳之余我会去溜一圈,就当散步,关键是能随手一串大大长长的冰糖葫芦。那样,我会记起童年,记起姊妹,记起年迈的母亲,记起作古的父亲,我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。有一天,老街卖冰糖葫芦的不在,我有些失落,又步跑到一里之外的小弄堂,吃了一碗凉面皮,算作补偿。后来我又去了两回,卖冰糖葫芦的都没再出现。于是,我只管去我的四合院,甚至没多看一眼一步之遥的老街。

今天心情好,腿脚不听使唤,一下子就进入到如织的人潮。热气羊肉,菜肉圆子,柿子饼,红薯条,发糕等各色小吃和小商品琳琅满目,热气腾腾。我心想,没有冰糖葫芦也不要紧,逛逛也好,小时候跑二十里来回到公社去赶集,哪里有身边这么红火!还真怪,人心气顺的时候,前面就会有惊喜——瞟过一长串人头,我看到前面竟然有一家卖冰糖葫芦的。我咽了咽喉咙口莫名的液体,顺着人流迫不及待地围了上去。冰糖葫芦的品种更加丰富了,有草莓、菠萝、猕猴桃、山楂夹心、山楂葡萄干、纯山楂等十几个品种。卖冰糖葫芦的姑娘身穿大红外套,长发茂密,顾不得正脸看人,不停点地从玻璃柜里取出各色冰糖葫芦,不停地点收钱找钱。“要一个纯山楂的”,我尽量抬高嗓门。“不去核的五块,去核的六块”,她依然没有看我一眼。她生意这么好,早练就了把冰糖葫芦卖给声音的本领。

游走在古镇老街,捧着冰糖葫芦,看着四下幸福的人群,我突然有些失落,感觉身旁少了一个人——我的父亲。我大学刚毕业,父亲就匆匆走了。他的早逝,让我直接从少年步入中年。我总感觉他还活着,只是悄悄躲了起来,他不希望我总长不大,他还想看看我究竟会出息成啥样。小的时候,我们家贫,周围人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,他四个儿子将来就是四条光棍,非得吃了他。父亲咬咬牙,鲜有回应。只是过年的时候,他会用心书写一副大红对子:“三星拱照财门开,人有好心福自来。”他写好后会念给我听,还拨弄拨弄我的头,眼神里充满说不完的意思。那副对子,我们家一连贴了好几年。

慢慢懂事了,我怎么也想不通,会有幸福主动来敲门?倒是现在,过了而立之年,竟越来越确信了。我确信梦想与前程,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远,那



容止若思言辞安定

姚杰作

叶子把她见到母亲生命最后弥留之际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哥哥。在叶子的印象中哥哥不是这样冷漠的。可是他始终很少。他只是在母亲的灵堂前,扑通跪在母亲跟前说:“明年清明时,我会回来看您。”

母亲走了。叶子收拾行李准备继续回美国。哥哥对妹妹说:“你走吧,后面的事情由我来料理。”

妹妹说:不用料理了,房本早就换成你的名字了。

折芳馨兮遗所思
张忆鸣作

一剪梅·芦山抗震

陈以鸿

惊悚凶音出雅安,海内魂牵,宇内心悬。地灾赍作震人寰,当日汶川,此日芦山。

济困扶危指顾间,伤得生还,亡得周全。中樞号令及时颁,情比重渊,义比高天。

腾。我心想,没有冰糖葫芦也不要紧,逛逛也好,小时候跑二十里来回到公社去赶集,哪里有身边这么红火!还真怪,人心气顺的时候,前面就会有惊喜——瞟过一长串人头,我看到前面竟然有一家卖冰糖葫芦的。我咽了咽喉咙口莫名的液体,顺着人流迫不及待地围了上去。冰糖葫芦的品种更加丰富了,有草莓、菠萝、猕猴桃、山楂夹心、山楂葡萄干、纯山楂等十几个品种。卖冰糖葫芦的姑娘身穿大红外套,长发茂密,顾不得正脸看人,不停点地从玻璃柜里取出各色冰糖葫芦,不停地点收钱找钱。“要一个纯山楂的”,我尽量抬高嗓门。“不去核的五块,去核的六块”,她依然没有看我一眼。她生意这么好,早练就了把冰糖葫芦卖给声音的本领。

游走在古镇老街,捧着冰糖葫芦,看着四下幸福的人群,我突然有些失落,感觉身旁少了一个人——我的父亲。我大学刚毕业,父亲就匆匆走了。他的早逝,让我直接从少年步入中年。我总感觉他还活着,只是悄悄躲了起来,他不希望我总长不大,他还想看看我究竟会出息成啥样。小的时候,我们家贫,周围人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,他四个儿子将来就是四条光棍,非得吃了他。父亲咬咬牙,鲜有回应。只是过年的时候,他会用心书写一副大红对子:“三星拱照财门开,人有好心福自来。”他写好后会念给我听,还拨弄拨弄我的头,眼神里充满说不完的意思。那副对子,我们家一连贴了好几年。

慢慢懂事了,我怎么也想不通,会有幸福主动来敲门?倒是现在,过了而立之年,竟越来越确信了。我确信梦想与前程,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远,那

徐鲁寄来六册新书,冠以“金蔷薇·徐鲁美文系列”。每一册都清新雅静。每一册都书香扑面。每一册都厚实到刚好盈手一握,或稳当地立于案头。如此铺排在桌上,真真光彩而夺目!对写作者来说,大抵,这就是他的幸福时刻吧?它足可抵消经年长夜的艰辛付出。

我对徐鲁的文字不陌生。也蒙他支持,经手编发过不少他的美文,然而收到这六册散文集,还是吓了一跳:他哪来的神力写下这么多!而这,仅仅是他写作的一部分,他同时还写诗、写小说。

六册书,一册一个主题,分童年、自然、艺术、励志、书香和行旅,近三百篇、七十余万字。这些文字,当它分散在某本刊物或某张报纸的副刊时,你察觉不到什么。我也曾零星读过一些篇章,对他文字里漫溢的书卷气、向着明亮那方的纯净和辽阔、孜孜于美的探求和发现、不骄矜、不卖弄、娓娓而谈的亲切,深有认同。但是当这些文字集卷成册立于案头时,我还是感到了震惊。

余秋雨在《中国文脉》一书里有个观点:“研究文化和文学,先做加法,后做减法。减法更为重要,也更为艰难。”徐鲁的这六卷主题书,用的即是先加法、后减法的功夫。比如艺术篇《画布上的泪滴》,徐鲁在这本书中写到了梅祖因、爱德华·格利科、巴赫、贝多芬、肖邦、舒伯特、舒曼、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们的音乐人生;写到了米勒、凡高、德加、高更、塞尚、席里柯、艾伊瓦佐夫斯基、柯罗、米开朗基罗、莫奈等画家们的艺术人生;写到了索菲亚·罗兰、秀兰·邓波儿、迈克尔·杰克逊等演艺家们的追梦人生。每一个名字都金光闪耀,每一个名字都堪称一本大书。徐鲁显然熟稔他们的艺术,他被他们的音乐激荡过,被他们笔下的美叩问过,他因之而写下这样的话:“因为心中充满了音乐,所以他们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充满了人道和良知。音乐使他们变得更加伟大、善良、欢乐、勇敢和坚定……”他忍不住以诗人的本真咏叹:“啊,艺术!不朽的艺术,一切都会匆匆消逝,唯有你能够长存。你是内在的海洋。你是深邃的灵魄。你,不仅仅是苦难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的生命,你也是一切善良、孤独和智慧的灵魂的金窖和避风港。”

给孩子写作,写给孩子的文字,需要很强的化繁为简的能力,它让一个深刻的故事呈现出最本真也最纯粹的面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有这样一种能力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习得这样一种能力。徐鲁内心的良善与宽阔,似乎和孩子与生俱来的天真、明净、达观有着天然的呼应与共鸣。他的这六卷散文书,是献给孩子最合宜的礼物。成长中的他们,需要有一个智者,娓娓而谈地告诉他们:“世界上没有比读书更美好、更幸福的事情了,世界上也没有比拥有一个书香馥郁的童年更美好、更幸福的童年。”(《书虫的春天和秋天》)告诉他们:要时不时地从作业堆里,从电脑、游戏、补习班里走出来,“多去亲近大自然,多去认识几种花草和昆虫,能准确地叫出更多一些小鸟、小甲虫和绿色植物的名字。不然是多么可惜!”(《大雁飞到哪里去了》)还要告诉他们:行走和阅读,从来就密不可分。你可以“背起小小的生命的行囊,向着命运已经把你指引和运载的地方,去漫游,去跋涉,去浪迹天涯……”(《土地街的下午》)

现在这六朵金蔷薇呈到了读者面前。每一朵都沉甸甸,每一朵都光彩熠熠。这也是做一个读者,最幸福的时刻。

么大!我想这个当下,父亲会和我一样轻松惬意的漫步,只是略带感伤和记惦!

人有好心福自来。重要的是,幸福来敲门是结果,人有好心是根本。

慢慢懂事了,我怎么也想不通,会有幸福主动来敲门?倒是现在,过了而立之年,竟越来越确信了。我确信梦想与前程,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远,那

道热肠有如此者!

其后余访得一九四九年由大陆赴台定居之数位琴人:胡莹堂、章志荪、孙毓芹等。孙毓芹昔在北京曾学琴于田寿农氏,到台北复从章志荪学琴。孙公苦无琴,乃据清末《与古斋琴谱》“斲琴法”斲琴自用,制作日精。孙公深研佛学哲理,安贫守道居陋巷,一鸟相伴世无知者,晏如也。一夕余抱饶师明琴叩其门,孙公长袍布履,手持制琴刨刀以启门,望之慈祥方正,飘飘如神仙中人,晤谈甚欢,遂订忘年交,余从其学流水、水仙等曲,并制琴之法。

古韵清晰
地浮现了中国式智慧。

幽幽七弦情



夜光杯

学琴

唐健垣 (中国香港)

书,弹琴而知琴,奏乐而知乐,动则合规,言必中有,知琴理琴史者,乃由琴艺而进乎琴学矣。古称琴为大乐,琴音曰德音,白虎通曰:“琴者禁也。”禁淫邪之心,扶元化之气,鼓

绝、古谱难觅,新曲无作。贤弟他日学琴有得,倘能传谱、制琴,维元音于不坠,岂惟个人之修养,直百世之功业也!”然后饶师分析琴器、断纹、琴派、琴曲,余若寒士入宝山,收获丰盛。

翌年一九六八余拜别师尊负笈台北师范大学。时梅庵琴派第三代宗师吴宗汉、王忆慈伉俪由上海徙居香港既久,复于一九六七迁台北定居,即被艺术专科学校聘为古琴导师,余冒昧拜谒,遂得列吴师门墙,学梅庵派诸曲。其时台湾仅一退伍士兵以新木制七弦琴出售,形音俱劣,勉可用而已。饶师知余得明师而无琴,千里假我以明琴一张。噫!古

生,得母神授乎!”遂订忘年交。饶师家藏“万壑松”、“解悟”等五琴,能弹潇湘水云、水仙、搔首问天诸曲,闻余好琴,常于深夜召往听琴,余遂由门外一步跨入古琴殿堂,可云幸矣!

饶师弹琴之余指示研究古琴技、艺、学、道四层次,曰:鼓弦动操令众山皆响,左按右弹求准音准拍,一曲既终而掌声雷动,斯琴之末技而已。必也手敏而心闲,神宁而意远,两手如龙翔凤舞,运指如敲金戛玉,曲传作者之意趣,修炼一己之性灵,感人而非娱人,养气而不动气,乃得联音而成乐,因技以成艺矣。

夫然后也,再上下求索,转益多师,遍读文史经籍,乐律专